

中国历史大讲堂



中国古籍出版社

第

三

卷

汉明帝刘庄

——聪慧过人的中兴之王

这娃打小就聪明

汉明帝刘庄原名叫刘阳，是刘秀的第四个儿子，母亲是阴丽华皇后。建武十五年，刘庄取代长兄刘疆，被立为皇太子。他在当皇子和太子时就已经表现出了过人的资质。

10岁时，刘庄就通晓了《春秋》。光武帝统一中国后，发现实际垦田亩数和人口不对，于是开始重新清查田亩，就是历史上有名的“度田事件”。各个州郡的官员进京汇报工作，光武看到陈留吏的牍上写有：“颍川、弘农可问，河南、南阳不可问。”于是就问陈留吏这是什么意思。陈留吏说不知道什么意思，他是在洛阳的长寿街上得到的。

这时，帐幄后面身为东海王的刘庄插话说：“这是郡里的官吏在教陈留吏怎么核查土地。”

光武帝问：“那为什么河南、南阳不能问呢？”

刘庄从容地回答：“河南是帝乡，南阳是帝城，这两个地方的田亩和宅第肯定有所逾制，所以不能认真核查。”

光武帝于是让虎贲将诘问陈留吏，陈留吏所言果然和刘庄一样。光武帝刘秀从此对自己这个12岁的儿子另眼相看。

建武19年，妖人单臣、傅镇等造反，占据原武城，劫持了该城的官吏。光武帝派臧宫率兵围剿，由于单臣、傅镇粮草充足，所以臧宫虽然把他们困在城里，又死伤了很多士兵，但就是攻不破城池。光武帝招集大臣们研究对策，大家多提议悬赏以攻城。只有小刘庄主张不要围城太紧、太急，让贼人可以突围。这样，等他们突围的时候，一个亭长就能对付了他们。结果真如刘庄所料，叛贼分散突围后被一举平定和消灭。

光武帝重建汉朝后，因为国力不足，一改汉武帝时对匈奴的战略攻势，转为防御。后来匈奴分为南北两部分。南匈奴主动要求内附，光武帝册封南匈奴，而且还同他们和亲。北匈奴见东汉同南匈奴和亲，也要求和亲。刘秀不知如何是好，和公卿们反复商量，一时仍难以决定。这时，已是太子的刘庄说：“北匈奴因为南匈奴内附、和亲，所以害怕我们，如果我们不攻击北匈奴，又同他们和亲，北匈奴不怕我们，南匈奴也会对我们有二心的。”光武于是决定不同北匈奴和亲。

光武帝去世后，刘庄即位，改年号为“永平”，是为汉明帝。此时正好30岁，从而立之年开始实施他的一系列治国方略。

老虎不发威，当我是病猫？！

光武帝对同姓宗室王限制比较严格。他的10个儿子虽然全封了王，但所封之地都很小，而且在各自的郡国内，没有任何实际的权力，这跟西汉的同姓王比起来那简直一个天上，一个地下。不仅如此，这些王侯还都不让就国，而是统一集中到洛阳。一直到光武帝死后，明帝即位，诸王才开始到自己的封地去。

明帝登基后不久，他的弟弟刘荆假冒郭况的名义给废太子刘彊写了一封信，信里说他母子俩没有过错却都被废了（他的母亲是光武帝的废后郭圣通），于是挑拨刘彊起兵造反。没有非分之想的刘彊被这封突如其来的书信吓坏了，赶紧把信件交给明帝。明帝暗地里查出这封信根本不是什么郭况写的，而是自己的亲弟弟所为。为顾念亲情，明帝没有追究此事，但对刘荆多加了个心眼。

一事不成，刘荆又打算在羌人造反时跟着造反，好让自己也尝尝当皇帝是啥滋味。明帝闻听后，马上改封他为广陵王，让他离开朝廷，以免滋生是非。但刘荆没有理会兄长的一片好心，到封地后仍一味谋反——召来相士给自己算算是否有皇帝命。相士哪见过这种情况，吓得赶紧上报当地官员。刘荆得知后，慌了神，主动自首。明帝仍旧顾念手足情，只是撤去刘荆的卫队、随从，至于饮食住行还是和其他王侯一样。可谁知这个不知好歹的刘荆又心痒痒了，在被看管期间又安排巫师祭祀诅咒天子，不料被官府知道了，上报明帝。没等明帝下诏，这家伙做贼心虚，自行了断。明帝知道弟弟自杀后，十分难过，不计前嫌，追封他为思王。

光武帝许美人所生的楚王刘英，在明帝当太子时就和明帝关系不错，所以明帝一直很关照这个弟弟。许美人和儿子一起生活在楚地。明帝和阴太后还不时地赏赐他们，甚至楚王的大舅子也被封了侯。无独有偶，刘英跟刘荆一样，都没有体会到皇兄和太后的厚爱，在楚地蓄意谋反，自封将相。谁知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，一个叫燕广的人把他告发了。有关部门奏请皇上，要求诛杀这个逆臣贼子。然而明帝念及年少时的交情，网开一面，只免去了他的王位，流放泾县。后来也许是刘英自己心里惭愧，过意不去，自杀身亡。死后，他的家属没有受丝毫影响，仍然享受以前的封号，住在楚王宫里。

光武帝郭皇后生的两个儿子刘康和刘延也在封国结交宾客，图谋不轨，但因为不像刘荆那么张狂，那么拙劣，也没刘英那么严重，所以只是被削减了封地。

好家伙，当个皇帝可真不容易，他刘庄就当了一回皇帝，兄弟们个个要造他的反，这还真是史无前例地“幸运”。不过他的策略始终是“以和为贵”，真不愧是皇帝肚里能装航母——这是明帝的城府，更是他的策略。

这么多宗室王都有非分之想，也付诸了行动，但都无法成功，其中最主要原因。是他们根本没有掌握封地的兵权，所以不可能像西汉七国之乱那样形成气候。另外，封地的国相和官吏都是受皇帝委托监督他们的，一有异常，他们就会及时反馈给皇上。其实每个朝代的前几代皇位继承人之间，竞争都很激烈，到了后期就没那么明显了。

虽然明帝心性仁慈，但是自从发生兄弟谋反的事情之后，明帝再也不那么心慈手软了，开始采用严惩不贷的策略。毕竟吃一堑，长一智。最终在这11兄弟当中，除了长兄刘疆郁郁而终和临淮王刘衡早逝之外，其他兄弟都因犯谋反罪或别的罪名被处置。对待宫廷外戚，明帝更加防范，对待四大家族的权势也予以严厉控制。

明帝背后的贤内助

汉明帝刘庄惟一的皇后马氏，是伏波将军马援的三女儿。闺名已经失传，谥号为明德皇后。单从谥号上来看，就知道她是一位令人敬服的皇后。

当年，马援在新莽时，因私纵囚犯，亡命西北，后依附刘秀。马援曾说：“男儿当死于边野，以马革裹尸还葬！”后来的成语“马革裹尸”就成了形容英勇壮烈的词汇。

马援一生，随刘秀征战，立下许多战功，被封为新息侯。他为人正直清廉，不懂得讨好皇亲国戚，得罪了光武帝刘秀的女婿梁松和窦固等人。那些权贵子弟心怀愤恨，趁马援病亡，一状告到刘秀面前，诬告马援掳掠民间珍宝。刘秀听后，勃然大怒，追缴马援的新息侯印绶，不许他人葬从前的高档墓地。马夫人不平，为亡夫申辩，刘秀才允许把他葬回祖坟。可是，从此以后，马氏家族的地位大不如前。

马援生前得罪的权贵太多，如今见他死了，都来欺负这孤儿寡母。马家的两个儿子马客卿和马惠敏也都先后早夭。马夫人悲伤过度，于是家事便由三女儿马氏来主持。马姑娘当时才10岁，却十分精明能干，处理事务井井有条。

马家失势后，原本与马家定亲的人也纷纷投来势利眼，取消与马家三姐妹的婚姻。当时，三姐妹的年龄都在选妃标准之内，而且个个长得貌美如花，而太子刘庄和诸王皇子都没有正妃。她们的堂兄马严便希望堂妹们能成为诸王的姬妾。这对于当下的三姐妹来说，是一条非常好的出路。

于是13岁的马氏被选中，入了太子宫。

马氏吸取了父亲遭人排挤的教训，即使身为后宫之主，仍平易近人，生活俭朴，常常穿粗布衣裙。她德、才、貌俱全，很喜欢读书，虽不干预朝政，但对世事明断有理，因此立刻获得太子刘庄的专宠。《续列女传》称赞她道：“在家可为众女师范，在国可为母后表仪。”然而美中不足的是，马氏始终没有生育，她只好另找年轻侍女给太子侍寝。但她一点也不嫉妒，反而对那些女子嘘寒问暖，照顾备至。

光武帝刘秀崩逝，太子刘庄即位，成了汉明帝。20岁的马氏被封为贵人，在后宫地位仅次于皇后。

后来，马氏的外甥女贾贵人生下皇子刘炆，马贵人没有孩子，明帝就把刘炆交给马贵人抚养。马贵人尽心抚育，对养子宽爱慈和，虽然刘炆不是她亲生的，但始终视若己出，犹如亲子。

马贵人虽然得宠，但毕竟没有生儿育女，所以立后之路困难重重，而且，当时后宫还有一位姓阴的贵人，也就是明帝的表妹、太后的侄女。

永平三年，皇太后阴丽华下旨，说马贵人德冠后宫，适合立为皇后。就这样，马贵人成为正宫皇后，养子刘烜也就成了皇太子。马皇后性格节俭，有美德，明帝十分敬重，虽然没有后代，但与明帝始终夫妻恩爱，皇后之位坐得稳稳当当。

永平十八年，明帝见佛祖去了，享年48岁，葬于显节陵，庙号显宗。明帝在位期间，国家繁盛富强，吏得其人，民乐其业，远近畏服，户口增强，天下安定，百姓殷富。随后继位得章帝，为人宽厚仁和，也始终尊奉光武制度，励精图治，光大祖业，因而明帝和章帝期间称为“明章之治”。

随后，太子刘烜即位，也就是汉章帝，养母马皇后被尊为皇太后，而生母贾贵人却没有尊封。不但如此，章帝仅仅只对马氏家族封以侯爵，对贾氏家族却毫无封赏。看来，亲妈也未必亲。

建初四年（公元79年）六月癸丑，一生谦逊朴实的马太后病逝于长乐宫，享年41岁。同年七月壬戌，与明帝合葬于显节陵。

汉章帝刘烜

——宽厚有余的皇帝

早已埋下的祸根

汉章帝刘烜，生于东汉建武中元二年（公元57年）。他的生母本是贾贵人，因为明帝马皇后没有儿子，再加上贾贵人是马皇后的外甥女，所以刘烜从小就由马皇后收养。日久生情，马氏在他眼里与亲妈无异。明帝永平三年（公元60年），4岁的刘烜被立为皇太子。永平十八年（公元75年）秋天，明帝刘庄因病去世，刘烜顺理成章即皇帝位。那一年他18岁，第二年改年号为“建初”。

刘烜在位期间，施行宽厚政策，废除了以往一人谋逆则亲属皆受牵连的禁令，下令让罪人减刑迁到边境地区；禁用酷刑，采纳尚书陈宠的建议，减除了刑罚残酷的条文50多条；禁盐私煮、铁私铸；注重选拔官吏，任用廉能的官吏以保证政治的清明；打击豪强地主兼并土地，采取优惠政策募民垦荒，鼓励人口增殖，减轻徭役赋税；改革历法，启用李梵等所作的《四分历》；提倡儒术，建初八年（公元83年），选高才生受学《左氏春秋》、《谷梁春秋》、《古文尚书》、《毛诗》。因经学家有多种分歧，便集中诸卿、博士等，在白虎观讲议五经的异同，命班固将讨论结果整理成书，取名为《白虎通德论》。这部书系统地吸收了阴阳五行和谶纬之学，形成今文经学派的主要论点，是董仲舒以来儒家神秘主义哲学的进一步发展。另外，章帝还是一位书法家，他的草书非常有名，被称为“章草”。

可以说，章帝在位期间，国家兴盛、政局稳定，社会安定，与汉明帝共称“明章

盛世”。但由于刘歆过分抬高儒教，致使一些官员求虚丢实，开始腐败。对于外戚的地位以及其间的争斗，章帝时严时宽，时松时紧，游移不定。与此相应，外戚的地位也时起时落，载沉载浮。在章帝游移的间隙，外戚们乘机发展，最终成了气候，为东汉中期的外戚专政埋下了祸根。

鉴于西汉王莽篡位的教训，东汉光武帝和明帝两朝都不允许外戚封侯干政。汉明帝马太后的兄弟马廖、马防、马光，在明帝一朝虽然为官，但是马廖官不过做到虎贲中郎，马防、马光不过为黄门侍郎，一直没有晋升。章帝刚即位，就越级提拔马廖为卫尉、马防为中郎将、马光为越骑校尉。马氏兄弟同时升迁，得意忘形，趾高气扬。而一些善于察言观色的官僚和清客也争相趋附，一时间，朝廷里乌烟瘴气。尽管司空第五伦等人极力劝谏，章帝也只当耳旁风。

所谓娘亲舅大，外甥打灯笼还得照舅呢。建初二年（公元77年），一些趋附马氏的官僚士大夫又上书，请求章帝诏封马氏兄弟。章帝想答应这一请求，谁知马太后坚决不允，并发布晓谕：“凡上书说要封外亲的人，都是想献媚于我们，以谋求好处。凡是外戚贵盛至极的皇帝，少有不倒台的。所以先帝在世时十分慎重地提防外戚舅氏，给他们官当，但是都不在要职。何况我那些兄弟们德才不高，我怎么能上负先帝的意旨，下负先人的德行，重蹈西京败亡的覆辙呢？”

马太后都发话了，大臣们自然不敢多说什么。只有章帝看了诏书，感慨之余还不死心，再次向太后发出请求：“汉室兴起之后，舅舅们封侯，与诸子封王一样，已成定制。太后原意是谦虚退让，为何不成全我加恩于三位舅舅的美意呢？而且舅舅们年事渐高，身体多病，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这会令我遗恨无穷的。希望太后再认真省察，最好及时册封，不要再拖延！”

儿子不明就里，马太后还是不耐其烦，和颜悦色地劝说道：“我反复考虑过，实在不应该加封。从前窦太后想封王皇后的哥哥，遭到丞相周亚夫的反对，说高祖有约定，没有军功的人不得封侯，即使是皇亲国戚也不行。今天我的那些兄弟，你的那些舅舅没有给国家建立什么功劳，怎能与辅佐汉室中兴的阴、郭两家相比？而且凡是富家贵族、禄位重叠的朝政，都很难持久。我已对这个问题深思熟虑过了，你不要再提加封一事。况且你刚接帝位，最近频频出现异常的天气和不断的灾害，谷价高涨。你应该为这些大事考虑，好好规划一下如何安顿百姓，渡过难关。却放着这么重要的正事不干，考虑起封侯外戚来，实在不应该。”一席话，说得章帝俯首受教，灰头土脸地走了。

建初三年（公元78年），马太后去世。这一年，章帝册立已故大司徒窦融的曾孙女为皇后。从此，外戚窦氏的势力迅速发展起来。

而宫外，外戚集团之间也为政治和经济利益开始了争斗。由于马太后去世，马氏兄弟在朝中失去了内援，往日聚集在马氏门下的食客渐渐散去。不久，窦氏借机诬告马氏兄弟腹诽、生活过奢，章帝听信谗言，罢免了马氏三兄弟的官职，命令他们徙就封邑。

随着马氏的没落，外戚窦氏的地位陡升起来：窦皇后的哥哥窦宪被任命为侍中、虎贲中郎将，他的弟弟窦笃被封为黄门侍郎。窦氏兄弟出入宫省，赏赐累积，广交宾客。对此，有大臣上书请求章帝严格约束窦氏，以防患于未然，可惜没有得到章帝的重视。

就这样，不仅窦氏的势力没能抑制，反倒无形中纵容他们更加横行跋扈，杀人越货，乃至欺凌到刘姓诸王、公主以及前朝皇后阴、马诸家的头上。

窦氏势力的恶性膨胀，终于因为一件事，引起了章帝的重视，那就是窦宪用极低的价钱强夺了沁水公主的园田。一天，章帝命窦宪一同出去巡游，正好路过沁水公主的园田。章帝故意问：“公主的园田现在属于谁家啊？”窦宪知道事情败露，支支吾吾，不敢正视，章帝这才知道所谓的传闻是真的。回到宫中，对窦宪痛骂了一顿：“你私自夺取公主园田，可知犯了什么罪？你如此骄横，与秦朝赵高指鹿为马有何两样？贵如公主，尚且遭到你的掠夺，何况普通的平民百姓？要知道，我要抛弃你，就如抛弃一只雏鸡、一个臭老鼠那么简单，没什么可惜的！”

听了这么措辞严厉的话，窦宪慌忙伏倒在地，连连请罪。至此，窦氏势力才有所收敛。

为了重建光武、明帝两朝约束外威的政策，章帝不是一点办法都没想，他曾经特调铁面无私、刚正不阿的周纡进京出任洛阳令。周纡一上任，就命令属吏通报京师豪强的名单，并严申禁令，声明不论谁人犯法都一律严惩不饶。

一天黄昏时分，黄门侍郎窦笃出宫回家，路过止奸亭，亭长霍延截住窦笃的车马；非要检查一遍才让通行。窦笃的随从仆人平常作威作福、狐假虎威惯了，根本不把一个小亭长放在眼里，于是一把将霍延推开。霍延也不是软柿子，只见他拔出佩剑，高声大喝道：“我奉洛阳令手谕，无论皇亲国戚，夜间经过此亭，必须查究放行。你们是什么人，敢在此撒野！”

窦氏仆从仗人势，还要与他争论。这时，一直坐在车里的窦笃大声叫道：“我是黄门侍郎窦笃，从宫中请假回家，可以经过此亭吗？”亭长听窦笃通报了姓名，登记后才准许放行。

可窦笃根本不是什么善茬儿，有仇必报是他的本色。第二天一入宫，窦笃便劾奏周纡纵吏横行，辱骂贵戚。再加上窦皇后也在章帝面前哭诉，这么一煽风点火，章帝虽然知道他们说的不全是事实，然而碍于皇后的情面，只好下诏将周纡逮捕候审。

周纡是一等一的清官好官，在审判时，他理直气壮，根据法律痛斥窦氏的种种恶行。这种情况下，小小的监狱廷尉当然做不了主，只好用笔实录下来，向章帝汇报。章帝则命令将周纡释放，暂时免去他洛阳令的官职。不过，章帝对周纡的忠直也非常了解，不久又任命他为御史中丞。

由此可见，章帝对外戚专权是有所警惕的，但是他下不了决心处理，导致最终也没能削弱外戚的势力，为以后埋下了祸患。

早已铺平的道路

汉明帝时，班超奉命出使西域，说服西域各部归顺汉朝，中央政府在当地建立了都护府。不过，这些地方还是不断发生战乱，局势很不平静。

章帝刚即位的时候，边关又起纷乱，焉耆、龟兹、车师等联合北匈奴，攻打中央政

府的军政驻地，形势颇为吃紧。章帝召集群臣商议对策，大家都主张暂时缓解冲突，只有司徒鲍昱力主马上增援军政驻地。章帝采纳了鲍昱的意见，派兵西进，解救了边关危机。

不过对于是否继续经营西域，章帝却举棋不定，大臣们也有争论。由于确实存在人力和物力上的困难，章帝最终还是放弃了西域，诏令滞留西域的汉朝人员回国。

这时，住在疏勒国的班超，也接到了撤退的诏书，他收拾行装，备好马匹，准备返回久别的祖国。然而在西域生活多年的他临别时十分不舍。一向爱戴和尊敬他的西域人民听说班超要回国，也依依不舍；疏勒国人民则更是惊惶不安，因为班超对付匈奴有办法，他这一走，又要国无宁日了。想到这些，疏勒都尉抽出长刀，满面流泪，对天长叹道：“汉朝使节弃我而去，我国必为匈奴所灭。与其以后被人灭，不如今日魂随汉使，送他归去！”说完引刀自刎。

班超虽然也难舍难分，但王命在身，只好拨转军队东行。不久，一行人来到于阗国，于阗人民拦道迎接班超，听说他要东归，都失声痛哭，就近的人们则伏地抱着班超的马腿，不让他离开。班超无奈，只好留下，同时上书章帝，请求让他留驻西域。章帝同意了班超的请求。

班超在西域团结各族人民，有效地遏止了北匈奴的侵扰。西域各国除龟兹外，都愿意臣服于汉。建初六年（公元83年），班超在疏勒上书章帝，请求派兵支援，降服龟兹，实现“断匈奴右臂”的战略意图。章帝支持班超的计划，征集吏士前往。当时，正好有一个叫徐干的平陵人白告奋勇地到朝中上书，愿意立功异域。章帝大喜，命令他为假司马，率领一千多人组成的远征军，西去支援班超。

在西域各国中，乌孙最为强大，班超又请求章帝，遣使臣慰问乌孙国王。章帝同意了班超的请求，派遣使臣去往乌孙。乌孙国王非常高兴，在建初八年（公元85年），派遣使者回访汉朝，表示友好。在西域，汉朝得到这样一个大国的支持，章帝觉得非常称意。于是他提升班超为将兵长史，授予他代表东汉政府在西域行事的权力。

：由于同汉朝中央政府保持了密切的联系，特别是由于乌孙的内附，使班超在西域的威望大增。西域诸国都愿意受班超的节制，这样就为以后东汉政府再次打通同西域的密切交往铺平了道路。

天使与魔鬼的化身

东汉一朝，临朝执政的皇后人数之多，在中国历史上是首屈一指的一一开其先河者，正是章帝刘炟的窦皇后。

刘炟的皇后窦氏，生于公元40年，卒于公元97年，扶风平陵（今陕西省咸阳市西北）人，是东汉初年名士窦融的曾孙女，父亲叫窦勋，母亲是沘阳公主。这个窦皇后貌美宛如天仙，性格却十分彪悍，可谓天使与魔鬼的化身。

窦氏出生于显贵家庭，可到了她的父亲窦勋这一辈，因为犯下罪行，家道中落，窦

氏是窦勋的长女，生得很漂亮，6岁能写字，家人对她寄予了很大的希望，都指望她一朝成为枝上凤，这样整个窦家也就能飞黄腾达了。

东汉章帝建初二年（公元77年），窦氏与她的妹妹同时应召进了长乐宫，汉章帝听说宫中新来了两位姓窦的美女，马上召见。马太后见了这姐妹俩，也说相貌非凡。第二年，刘炆便册立窦氏为皇后，她的妹妹也封为贵人。东汉章帝建初七年（公元82年），窦皇后的父亲窦勋得到平反，追封为安思成侯；她的弟弟窦宪，拜为郎官，旋升侍中虎贲中郎将；另一位弟弟窦笃，也拜为黄门侍郎。果然是“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”，窦族又重新显赫起来。

只可惜，窦皇后没有生育儿子，而后宫宋贵人却生了一个男孩，起名刘庆，被立为皇太子；另外，前太仆梁松的侄女梁贵人生了一个儿子，名字叫刘肇，也就是后来的汉和帝。不下蛋的母鸡那还叫母鸡么，于是汉章帝对窦皇后渐渐疏远起来。可窦皇后不是个善罢甘休的主儿，相反是一位十分悍妒的女人。对于窦皇后来说，宋贵人及皇太子刘庆那简直就是眼中钉肉中刺，一心想除之而后快。为了重新得宠，她买通宫中的侍女，作证诬告宋贵人造作蛊毒，诅咒皇上，逼她自杀，并实施阴谋让汉章帝废了太子刘庆，贬为清河王；对于梁贵人，她则采用另一种手段，先是劝梁贵人把刘肇给她当养子，然后写匿名信诬梁贵人，逼其自尽——要了人家的儿子，还把人家给害了，这女的忒毒了。不过窦皇后也确实漂亮，皇帝或多或少拒绝不了这种色诱。于是，在极力献媚讨好的攻势下，窦氏很快重新获得了汉章帝的宠爱。从此，窦皇后在后宫的气焰更加嚣张，谁都不敢说她的坏话。

东汉章帝章和二年（公元88年），章帝死了，刘肇继位为汉和帝，当时仅仅10岁，窦氏便以皇太后的身份监朝执政，窦宪等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朝中炙手可热的人物。

汉和帝刘肇

——苦命皇帝

提线木偶

公元88年，年仅31岁的汉章帝刘炆突然病逝，而太子刘肇这时只有10岁……

皇太子刘肇生于建初四年（公元79年），亲生母亲是梁贵人，由窦皇后抚养成人。刘肇是汉章帝的第四个儿子，在他上面有千乘王刘伉、平春王刘全、清河王刘庆三个哥哥，下面有济北王刘寿、河间王刘开、城阳王刘淑、广宗王刘万岁四个弟弟。这么多的兄弟怎么就轮到他即位了呢？他算哪根葱？！这一切当然全拜窦皇后所赐。

窦皇后怕刘肇长大后知道梁贵人是他的生母，会疏远了自己，于是极力堵住众人的嘴，不让刘肇知道他的生母是谁。于是，关于这一切，刘肇并不知情，他一直认为窦皇后就是生母，是他最可亲近、最可信赖的人，所以，公元88年，当他的父皇病逝，仅10岁的刘肇被扶上皇帝宝座时，他很放心地把政权交给了窦皇后。窦皇后成了窦太后以后，得意非常，她“含辛茹苦”地抚养刘肇，为的就是这一天。

有意思的是，东汉从和帝时起，每个皇帝都是从小就即位了。有啥都不懂的幼儿皇帝当朝，外戚与宦官的专权和斗争自然不可避免，政治的纷争和社会的动乱随时有发生的可能。从此，东汉政权也就进入了永无宁日的历史阶段。

汉和帝便是娃娃皇帝的领头人。由于天子年幼，窦太后临政，终于熬到这一天的她当然要好好享受这胜利的果实。于是一上台，便放出了三把火——封官集权、宣布解除郡国盐铁之禁、主张北攻匈奴。

封官，窦太后有两大原则：一是亲属，二是听话。她把哥哥窦宪由虎贲中郎将提升到侍中，掌管朝廷机密，负责发布诰命；让弟弟窦笃任虎贲中郎将，统领皇帝的侍卫；弟弟窦景、窦环均任中常将，负责传达诏令和统理文书。这样，窦氏兄弟便都占据了皇帝周围的显要地位，从而掌握了国家政治的中枢。

解除郡国盐铁之禁，窦太后纯属是为了迎合豪强们的利益，但殊不知这样却浪费了资源，破坏了环境，减少了税收，壮大了豪强，说白了就是损害了国家。

北匈奴遭灾受乱，南匈奴单于请求汉廷帮助他趁机扫平北匈奴。对此，朝臣意见并不统一。都乡侯刘畅来京都洛阳吊唁章帝，却被窦宪刺杀。为使窦宪免遭处罚，窦太后决定派窦宪为东骑将军，联合南匈奴伐北匈奴。

永元元年（公元89年），汉匈双方大战稽落山，汉军大破北匈奴军，追击余部一直到私渠海。窦宪率军出塞3000余里，登上燕然山（今蒙古共和国杭爱山），刻石勒功，这才班师回朝。

窦宪得胜还朝后，耀武扬威，不可一世。不仅以前犯的罪无人提起，而且加官封爵，升任大将军，封武阳侯，本来大将军的职位在三公之下，但由于这次是窦宪充任，因此提升到了三公以上，仅次于太傅。窦笃升任卫尉，窦景和窦环升任侍中。窦氏兄弟骄纵益盛，于是“朝廷一震慑，望风随旨，无敢违者”。

在窦太后的庇护下，窦宪养了许多刺客，以便实行自己的暗杀计划，凡是那些跟自己有宿怨私仇、持不同政见、可能危害窦氏的人都有可能被谋害。

在汉明帝永平年间，窦宪的父亲窦勋犯罪，一个叫韩纡的审理了此案，结果窦勋被诛。窦太后当政时，韩纡已死，窦宪便派刺客刺杀了韩纡的儿子，并带回他的首级拿到窦勋坟上祭奠。周荣是尚书袁安的府吏，袁安上书说窦宪骄纵、窦景腐败等的奏议，都出自于周荣之笔。窦宪门客徐璜非常嫉恨他，于是当面威胁。连尚书尚且遭到这样的恐吓，可见一般的官吏该承受怎样的政治压力。

窦太后依靠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力，满足无底的私欲。永元元年（公元89年），她下诏为弟弟窦笃、窦景修建豪华住宅，楼阁错落，府第相连，一眼望去，“弥街绝里”。当时，正值窦宪征兵北伐匈奴，大兴土木耗费大量人力、物力、财力，更增加了

人民负担。

总之，什么都是窦太后说了算。好端端的“刘家王朝”实际上成了“窦家王朝”。可以说，从章帝驾崩，和帝即位，到永元四年（公元92年）上半年，在这近五年的时间里，窦太后一直把持朝政，年幼无知的和帝能有什么办法，他惟一能做的就是听之任之，完全就是一个傀儡，一个提线木偶！而随着窦家权势、欲望的膨胀，窦氏甚至觉得这个傀儡也是多余的了。因而打起了诛杀和帝的算盘，而和帝是个好样的，不敢永远做木偶的他趁机斩除外戚，夺回了政权……

自古英雄出少年

太后刚刚临朝，就以私情予于窦氏兄弟重权。窦氏兄弟仗着上头有人，骄横肆虐，侵暴百姓，甚至擅自征调边防部队。其实，窦太后的这些倒行逆施、刚愎放纵的行为，早就引起了一些正直朝臣的不满。从“太后临朝”的时候起，他们就不断上书进谏，有时甚至以死抗争，希望把黑暗的政治挽回到清明之中。仅据《资治通鉴》统计，不到五年时间，大臣就针对各种问题上书达十五六次。群臣们为窦氏的贪婪与霸权愤怒不已，为朝廷的纷乱黑暗痛心疾首，为皇帝的幼弱无奈而呼号流涕——他们呼唤着皇帝的坚强。

永元四年（公元92年），13个郡国地裂，大旱、蝗灾先后发生，老天爷似也乎也昭示着一场大变革的发生。

随着小皇帝刘肇越来越大，也越来越懂事。刘肇并不笨，他慢慢感觉到窦太后对自己态度的变化，也觉察到了暗藏在窦宪等人眼中的不善。一些正直的朝臣不愿看到东汉就此覆亡，便偷偷地把窦氏家族密谋篡汉的；肖息奏告文4肇。

刘肇渐渐懂事，对日益膨胀的窦家权势构成很大的威胁。与其整日在人家眼皮底下担惊受怕，不如自己取而代之。于是窦宪便与女婿郭举及其父郭璜、部下邓叠邓磊兄弟等，共同谋划杀害刘肇，篡汉而代之。

在这关键时刻，14岁的和帝暗中得悉窦宪的阴谋。他感到必须尽快采取对策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可是放眼望去，满朝廷都是窦家的人。虽然也有如司徒丁鸿、司空任隗、尚书韩棱等大臣可以信赖，但窦氏兄弟已经限制了皇帝不能与内外大臣直接单独接触，只有宦官在身边伺候并内外传递信息。经过观察，和帝觉得有一个叫郑众的中常侍钩盾令（负责宫内河池苑囿的宦官）可以商量商量，一来郑众服侍自己多年，对皇室一直忠心耿耿，比较可靠；二来这人谨慎机敏，很有心计，可以一同出谋划策。于是，趁别人不在，和帝与郑众说了自己的想法。郑众早已看不惯外戚势力的横行霸道，也助和帝早下手为强。

这时，窦宪正镇守凉州，如果京城有变，他必然领兵叛乱。为减少损失，避免造成地方混乱和军事火并，保证成功，和帝下诏令窦宪来京辅政，先行调回窦宪。同时，参照前朝的类似经历，试图从文帝诛薄昭、武帝诛窦婴、昭帝诛上官桀、宣帝诛霍禹等前

车之鉴中学习经验。

经过周密观察和细致考虑，正当刘肇一切准备停当后，窦宪、邓叠等也回到京师。

为避免互相串连和夜长梦多，刘肇采取了全面出击又分别系捕的策略。抓捕窦宪的前一天晚上，和帝亲自御临北宫，命令司徒兼卫尉官丁鸿，严兵守卫，紧闭城门；命令执金吾、五校尉等，分头捉拿郭璜、郭举父子和邓叠、邓磊兄弟，清除了外围。第二天，派谒者仆射直入窦家，宣读诏书，收回窦宪的大将军印绶，改封为冠军侯，并限令与他的弟弟窦固、窦景等各回封地。郭璜等人下狱处死，和帝感念窦太后的养育之恩，没有公开处死窦氏兄弟，回到封地后迫令他们自行了断。四兄弟中只有窦环没有参与策划谋反，被免了死罪。

天怒人怨的窦氏被肃清，一场轰轰烈烈的夺权斗争就这样以和帝的胜利而告终。而通观整个过程，干净利落，没有引起朝野的极大恐慌与混乱——而这一切都是由一个14岁的孩子策划和导演的！和帝刘肇的机智、敏锐、干练与稳重不得不令人佩服！

一个14岁的孩子，能够不动声色地从一帮大人手中夺回政权，刘肇的智商与胆识显然是不容置疑的。铲除窦氏家族的势力之后，刘肇开始亲理政事。他每天早起临朝，夜深了还在批阅奏章，真不失为一个英明有为的君主。

窦氏集团虽然铲除了，但是还有很多他们的党羽存在。和帝立即清理窦氏的残党余孽，太尉宋由就是因为曾依附于窦氏党而被罢免，后来自杀。其他亲朋故旧，凡是依仗窦家的关系而做官的，统统被罢免回家。

心比天高，命比纸薄

刘肇掌权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诛锄异己。当然，这里也免不了有一些携私怨报私仇，从而蒙冤至死的——班固就是其中的典型。

班固，字孟坚，扶风安陵（今陕西泾阳县南）人，父亲班彪是东汉著名的历史学家。汉章帝即位后，因“雅好文章”而更加器重班固。

汉和帝永元元年（公元89年），窦宪以车骑将军领兵伐北匈奴，班固随军出发，任中护军，参与军中谋议。汉军出塞3000余里，大败北匈奴，一直追到燕然山，班固作《封燕山铭》，刻石记功，史称“燕然勒铭”。

窦宪谋杀和帝的案件本与班固毫无关系，但班固既为窦氏的幕府人物，自然遭到株连，被免去官职，还因曾与人结下的私恨而下狱并最终致死。

汉和帝了解了这些情况，着手纠正极“左”行径，下诏谴责了公报私仇的恶劣做法，并将害死班固的狱吏处死抵罪，表现出公平公正、见错必究的精神。

公元96年，4年前的那场蝗灾蔓延到了京城洛阳，刘肇认为这是自己的错于是下诏：“蝗虫之灾，殆不虚生，万方之罪，在予一人。”其忧民之心，可见一斑。

在选拔官吏方面，刘肇力争重用那些有才干的人，曾四次专门下诏纳贤。此外，刘肇十分注重德教风化，提倡以德治国。

居巢侯刘殷死后，按照规定，应该由他的长子刘恺袭位，但为了实现父亲的遗愿，刘恺坚持将爵位让给弟弟刘宪，自己则逃往外地。执政官认为刘恺的这一举动不合法，上奏请示刘肇收回刘恺的封地。刘肇没有批准，特许为刘恺保留封地，等他回来。过了十几年，刘恺还是没有回来，执政官旧事重提，再次请求刘肇收回刘恺的封地。侍中贾逵上书说：“孔子曰，能以礼让，治理国家还有什么难的呢？刘恺为了自己的兄弟而放弃爵位，证明他有一颗乐善之心，这是应该大力提倡的善举。如果以平常之法加以处理，收回刘恺的封地，恐怕不能助长礼让之风、成就宽宏的教化啊！”刘肇非常同意贾逵的见解，于是下诏：“王法崇善，成人之美。”不仅同意刘恺的弟弟刘宪袭位，而且召回刘恺，封他为郎。

对那些有过失的人，刘肇常常从宽处理。公元97年，窦太后去世。梁贵人的家人奏明朝廷，梁贵人才是刘肇的生身母亲，揭开了刘肇的身世之谜。按照梁家人的想法，刘肇应该废了窦太后的尊号，不让她与先帝合葬，这样才对得起被窦太后迫害致死的梁贵人。可刘肇却认为，窦太后对自己有养育之恩，“恩不忍离，义不忍亏”，因此，在追封梁贵人为皇太后的同时，他并未废窦太后的尊号，仍然将其谥号定为章德。

如果说刘肇有什么过错的话，那就是他太信任宦官郑众了，从而为东汉后期宦官专权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。

按说，郑众帮刘肇夺回了政权，有不可抹煞的功劳，理应获得奖赏。刘肇掌权后，升任郑众为大长秋（皇后近侍官首领，一般由皇帝的亲信充任，负责宣达旨意，管理宫中事务）。这也不算什么过分的事，错就错在刘肇在精神上太依赖郑众了，无论大事小情，他都要征求郑众的意见，甚至连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，也要找郑众商议。如此一来，宦官势力就逐渐渗透到了东汉的国家命脉，逐渐形成危害生命的“血栓”。

当然，和帝重用宦官，还有一些客观因素。那就是，他所信任、倚重的一些朝臣和宗王要么年老体弱，要么是短命鬼，都陆陆续续退出了历史舞台。从永元四年（公元92年）到永元八年（公元96年），相继故去的就有十位之多。这一串黑色的数据，是不是意味着刘氏政权的日薄西山呢？“青山遮不住，毕竟东流去”。尽管汉和帝刘肇处心积虑地经营着东汉王朝，希望重振刘氏伟业，但东汉王朝就像一个决心要走下坡路的人，挡都挡不住，终于慢慢地滑向了黑暗的深渊！

元兴元年（公元105年）冬十二月辛未，本来就体弱多病的刘肇终于熬不住了，病死在京都洛阳章德殿中，年仅27岁，葬于慎陵。

可以说，汉和帝刘肇一辈子都在跟他的命运做斗争：从小被迫离开生母，10岁又死了父亲；登基后，把持政权的是养母和她的一帮亲戚；好不容易从外戚手中夺回政权，正待大展宏图时，却又一病不起，年纪轻轻就命丧黄泉——想主宰自己的命运，却被命运扼住了喉咙，这真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。

自称为“朕”的太后

东汉和帝皇后邓绥（公元81年——121年），河南南阳新野人。她的祖父邓禹是东汉的开国元勋，自幼与同乡光武帝刘秀一起在长安受业，是至交好友。绿林、赤眉起义爆发后，邓禹追随刘秀起兵。邓禹以功臣封爵，后拜太傅。邓氏一门，甚得尊宠。邓绥的父亲邓训官护羌校尉，名重当世。母亲阴氏，乃是东汉光武帝刘秀皇后阴丽华的亲女。显然，南阳邓氏是门第显赫的豪族。

邓氏一家自邓禹开始就笃行孝悌，家教甚严，所谓“修整闺门，教养子孙，皆可以为后世法”。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，邓绥逐渐养成了遵循法度、克己奉礼的秉性，从小便深得家人喜爱，祖母太傅夫人把她当成掌上明珠。邓绥5岁的时候，年迈的祖母亲自为她剪发，因双目昏花，误伤了她的额头，邓绥竟然忍着痛不说话。一旁的家人见了都很奇怪，问她疼不疼。邓绥说：“不是不痛，只因太夫人怜爱我，这么大年纪还为我梳理头发，我实在不忍伤她老人家的心，所以才强忍着不说。”一个5岁的黄毛丫头，竟能说出这么体贴人的话，足见她是多么明白事理。

邓绥自幼受到严格优良的教育。她6岁时已能诵读史书，12岁便通《诗经》、《论语》，兄长们读经诵传时，常常故意出些难题考问她，她都能对答如流。每每这时，她也很自负地反问几句，如果兄弟们都不知所云，她会得意地咯咯笑起来，样子十分调皮。由于她“志在典籍，不问居家之事”，母亲常戏谑她：“你不习女红，不学针线，却专心致志研读经书，难道想做博士官吗？”（按照汉代制度，通一经即可举博士官）因为母亲的提醒，邓绥便听从母训，白天修习女儿家的技艺，学做女红，晚上诵读经典，乐此不疲。家人见她如此勤勉，都以“诸生”（学习儒家经典的学生）来称呼她。父亲对她的兄长们很少和颜悦色，对她却另眼相看。凡遇到事情，不分公私大小，都与她详细商议。父亲的器重和栽培，使邓绥很早就有了理家治事的本领。

汉和帝永元四年（公元92年），已经13岁的邓绥，在汉室每年八月的例行选美人中入选，本准备入宫，谁知父亲邓训病亡。为了守孝，只得放弃。父亲的死，使她悲恸欲绝，昼夜哭泣。在三年守丧期间，邓绥的饮食起居都恪守丧忌，据说她连咸菜都不曾吃过一口，以至于面容憔悴，亲人见了几乎都不敢相认。

几乎与邓训的死同时，朝廷也发生了一件大事。那就是14岁的汉和帝刘肇诛灭了窦氏集团。这种宫廷内部的争斗，给熟知经史又生活在上层圈子的邓绥留下了深刻印象，也对她日后的宫中生活产生了极大影响。

三年后，例行的选美又将守丧期满的邓绥选中。据记载，邓绥曾做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梦，梦到自己双手摸天，天上似有一个像钟乳状的东西，她仰首吸吮。占梦者说：“当年唐尧梦到自己攀天而上，商汤梦到自己在天际仰首而舐，这都是古代圣明之君的前兆，姑娘的梦，吉不可言！”

正在这时，洛阳城内人人崇拜的相士苏大恰巧来到邓府，家人便请他给邓绥相上一

面。谁知，苏大一见邓绥，惊得离开座位，连呼：“贵人之极！贵人之极！”待他细细端详一番，说道，“贵府千金的骨相，与成汤相仿，实在是与古代的名君贤王相似啊！”家里人一听，心中窃喜，但都没有表现在脸上。叔父邓陔却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，说：“俗话说使千人死里逃生，可以封荫子孙。家兄邓训当年负责整治石臼河，一年之中使数千人免死于非命。天道可信，我家必蒙受福佑。”

这会儿，不知谁又插话道：“当年太傅公（邓禹）也曾说过，‘我曾经统领百万大军，却从未妄杀过一个人，我想我的后代中肯定有与众不同的人’——难道不正是指今天的事儿吗？”

就这样，邓绥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，与其他被选中的女子一起来到了汉和帝的宫中。

果然，邓绥一入宫，就以绝色的容颜赢得了众人尤其是皇上的钦羨。亭亭玉立的她，端庄秀丽，体态婀娜，飘飘然宛如嫦娥下凡。汉和帝已是十七八岁的成年男子，情窦早开，见到邓绥这样的美人自是情不自禁，深加宠幸。

永元八年（公元96年），邓绥被立为贵人，住在嘉德宫，成为皇后以下等级最高的嫔妃。这样一来，邓绥遭到了醋意横生的阴皇后的嫉恨。

阴皇后是光武帝皇后阴丽华哥哥阴识的曾孙女。论起来，她与邓绥还是姑表亲戚，而且还低邓绥一辈。阴皇后在永元四年（公元92年）入的宫，因为精于书艺，聪明伶俐，又是先帝阴皇后的亲戚，很受宠幸，被立为贵人。不久，又册立为皇后。

邓绥入宫以后，阴皇后的地位便受到威胁和挑战，但邓绥“恭肃小心，动有法度”，恃宠不骄。她深知宫中生活的微妙，对其他妃嫔视如姐妹。即使是宫中的丫鬟侍从，邓绥也十分和气。因此，宫中上下，对邓绥没有不竖大拇指的。

面对阴皇后，邓贵人小心翼翼，谨慎有加，惟恐稍有疏忽被阴后揪住小辫子、招来大祸。每逢宫中摆什么大宴，六宫妃嫔贵人都浓妆艳抹，只有邓绥淡扫娥眉。如果身上的衣服偶尔与阴皇后的颜色相同，就立即换下来，以免引起阴后的嫌忌。平日，每当她与阴后一同觐见皇上，邓绥从来是站在一旁，不敢坐下。如果遇到和阴后同行，邓绥则躬身恭立，先让阴后起步，从来不与阴皇后并驾齐驱，以显示自己的卑微。在皇帝面前，每逢遇到询问，邓绥也从来不在阴后开口之前讲只言片语。时间长了，和帝也看出了究竟，明白邓绥对阴后处处谦让，不禁深有感慨地说：“修德之劳，大概就是像邓绥这个样子吧！”

邓绥的谦恭，赢得了和帝的赞赏，他到邓绥那里的次数越来越频繁。这样，阴后渐渐受到冷遇、疏远，内心的妒嫉忌也就越来越强烈，以致对和帝一反常态。每当和帝来到她住的长秋宫，阴皇后就推说有病，不与皇帝亲热。此时，她与邓绥都还没有孩子，后宫所生的几位皇子，也都不幸夭折。聪明的邓绥考虑到皇帝孩子太少，常常流泪叹息，多次给皇上推荐才人美女，希望能为皇上生下龙和，以博得和帝的欢心。久而久之，和帝觉得邓绥比阴皇后更近人情，而且处处为汉室着想，所以，就格外高看她一眼。

一次，邓绥病了，和帝特命邓绥的母亲和兄弟入宫照顾。按汉朝的宫禁制度，这是